

签约北京丛书

签约北京丛书

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草面人

曾哲 著



博玛拉康白天黑夜吃饭睡觉，总戴着一个茅草编的面具。人们说那面具后边，是一张丑陋无比疙疙瘩瘩五官扭曲的脸。看一次，三天吃不下饭。多少人在说，可谁也没见过，就像人们谈论野人一样。说这话时，孩子们都跑得远远的，堵住耳朵。

草面人

曾哲 著

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

签

约

北

京

丛

书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RBF72 | 0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面人/曾哲著. - 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3

(签约北京丛书)

ISBN 7-5302-0685-0

I. 草… II. 曾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1680 号

草面人

CAO MIAN REN

曾哲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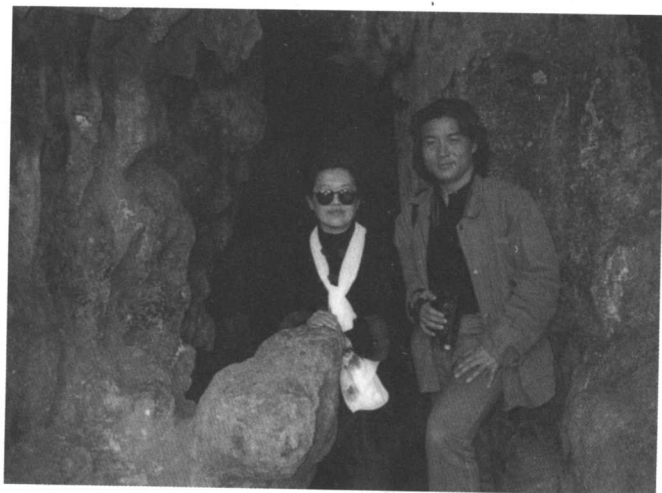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32 开本 11 印张 240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2-0685-0

I·671 定价:18.00 元



◎ 作者(右)近照

北京有口锅，供作家们舀饭吃。

我守在锅边，足足地够五十年有余了。眼见这口锅时冷时热，也干过，漏过，糊过，也挨过砸。舀饭的也多有不同，有专指这口锅生活，还有不过借个站脚地方，转身就赶车上路——也许是锦绣前程，也许是歧路迷津，也许无非浪荡江湖。日长月久，老一辈也抽签似的一个个乘鹤西去了。

新近，这口锅添水添米，架笼架屉。热气腾腾里，新星如云，高手若霞，好一番新世纪开光的气象。

锅边屉下，毫耄暂未耳聋，听见一位作家说：凭良心。这话谁也熟悉，且还是一句俗话，干什么的都可说，不干什么的也可说。

作家说凭良心，指的是写作的依靠，也就是这行手艺的归根结底。

说这话的作家正在旺季，天天可写，写出来篇篇可圈可点。谁也不会以为他困惑，或是无可奈何。但从凭良心这句话里，又嗅到一种迷茫的味道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刚刚端上陶瓷饭碗——远不是专业的钢铁饭碗——钉在锅边打听写作，一个劲儿打破沙锅问到底。人说底上也就是真情实感，我相信上了，至今也还觉得这句话够打破沙锅了。

只是逐渐有些迷茫起来，当然以情动人，要不，还有什么文艺呢？可是真情实感的真实，从何说起？多年来，我爱拿件小事打比方：三个人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，只因座位的距离、角度，还有心

性倾向不一样。若干年后回忆起来，甲毫不怀疑是一场好球，临门一脚是绝活！乙看见了犯规动作，上帝的第三只手，这个印象越久还越较真。丙认为裁判吹了黑哨，至今想起来依旧激烈。

山灾海难，风哭雨号。多少关头、转折、高潮、旋涡、阴谋或是阳谋说不真，不真说；多少感、多少情说不实，不实说。作家呀，偏偏说话是天职，也是本事，他扭头去说一盘棋、一场球——谁能说谁白吃饭呀！

一位小说作家，善写高大山川，气韵浩荡，新近忽然说，不写小说了。听后诧异，他也只解释：写散文，不写小说。

我疑心他要真要实，要展开历史，要直白对历史的思索。小说的虚构手段，借人说事、借事说人的绕劲儿，叫他腻歪了，倒稀罕上真的难度、实的重量。当然，只是我的臆测。

一位久坐轮椅的作家，看见死神在门廊里坐等多时，他还在思索作家的做法。抽刀断水，水不断流逝，逝水不能复现。作家不能真实，只能真诚。真实一次性，真情可从容可执著，如同轮椅上的修炼。

真实是客观的话，真诚就是主观世界的事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就有评论家观察潮流走向，大声报告：向内转。到了世纪之交，走向内心世界，排山倒海；内宇宙、器官反映、第六感、下意识，再由私人化个性化化到隐私绝密，这就另当别论也罢。

有一批女作家才华出众，在冷锅冷灶的书市上，她们做梦：物欲的梦，性灵的梦，也许是热腾腾也许是雾濛濛的梦。

我久读其中的一位，也愿意写写感想。但几次动笔，都遇难而

退，是梦的世界里没有路标没有路灯，还是读者的腿脚不灵便，肝胆不适应？

作者敞开心扉，而读者为什么要走进你的内心里去，总是你那里有点什么引起共鸣。有了共鸣，才有作者和读者的关系。有了共鸣，什么路标路灯就都不成问题了。可是不知怎么的，肝胆腿脚还是有些挂碍。

细想，原来得到共鸣同时，也有曲折。从“梦”如流之中，心里用的是旧日贬义之词，称赞今日梦之美。这是怎么了？认真较真，惟有昔日贬词，才恰好表达今日称赞。

是什么词，有什么曲折？词有多个，在感想遇难中间，反复挑剔，精简成八字——

想入非非。无所事事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开始，溃散的作家余勇，收容在新点火的锅旁灶下，不免反思来路，以《金光大道》《创业史》为题来说事儿。当时北京文坛尚且清寂，别无抓挠，这题目现成，不是非要揪住哪一个人。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们，本该高兴，不料也有曲折。当把错误上溯到几十年前，早成路线，叫做极左。老作家有的老泪纵横，有的敢怒敢言：生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其实稍稍冷静，眼面前不是有农民吗？饿着还眯着，政策一变，包产到户，立马来劲如三头六臂。生活不从“创业史”过来，运动才走“金光大道”。运动和生活脱节，有时候还背道。作家耗尽青春，厮守孤灯，枷首爬格子，信奉文学来自真实生活。昨天源出真情实感，今日却落个哲人骂的瞒和骗。这可如何、怎生、哪能接受得了！

转眼进入新世纪，当年的老作家们十九驾鹤西游。安息吧，事情

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有一位当初给人题字，爱题“生逢其时”、“生正逢辰”，正、反、贬、颂，尽收葫芦中。

“想入非非”做的是反弹的梦。标榜真实，倒成瞒骗。虚构梦幻，又恰好做梦是文学的真情实感。“无所事事”不事口号标语，不事政策也不事思潮的图解，任凭梦境寻寻觅觅，此情此感犹如“太虚幻境”门联上的真、假、有、无。

新世纪的曙光照耀锅沿，市场吆喝声中，锅里热气蒸腾，锅旁人气正是老少互补，男女双赢。也听见甩出这么一句：小说没人看了，不好卖了！也有兴匆匆短促促的“玩儿，玩儿玩儿！”也有唉声长叹：怎么写都成，怎么写怎么是。真个是“你一元，我一元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

说似无意，正好踩着点子：多元时代。历来一元化，化到一元独“革”，迈不开步，憋得僵化了。幸亏多元给缓过气来，扭头又惊呼没了整齐划一，只有市场嘈杂。

大耄的耳朵，爱听“凭良心”这样老掉牙的话，总觉着怀旧既高尚又快活。做伴而来的是告诫：回归本身，梳理来路，温温“写什么，怎么写”。古人云“饮水思源”，今人说“源头是本质”。

开锅蒸馒头，若问老起子，有史为证：

道听途说，异闻奇谈。

若问新苏打，姑妄杜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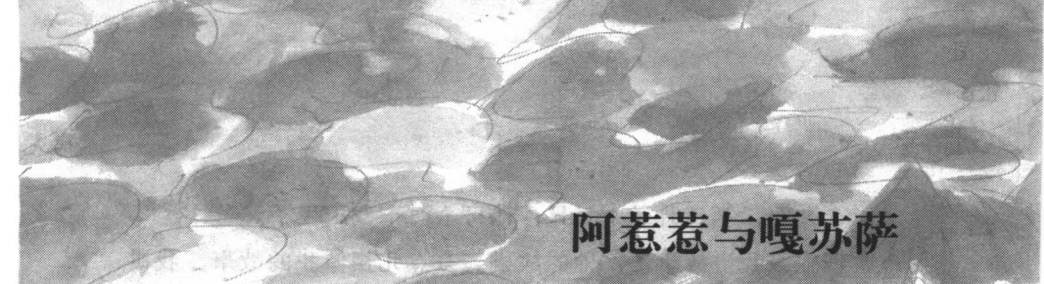
上下求索，左右逢源。

东西撞击，出入平安。

新陈代谢，起居百年。

目 录
contents

阿惹惹与嘎苏萨 / 1
一年级，二年级 / 70
草面人 / 121
界碑 / 168
忧郁的峡谷 / 215
香歌潭 / 277
无量山葫芦笙舞蹈的滋味 / 318
文学履历 / 333
曾哲与《草面人》 木弓 / 336



阿惹惹与嘎苏萨

纳西族传说中，很古的时候，有一种惹美精灵，惹美是女性，是一种长着翅膀的精灵，她会隐身变化，既能赐福庇佑人类，也能降灾祸殃人类。传说纳西族人死后在火葬时，会悄悄泪下。而这种惹美精灵，就悄悄地飞落到尸体上，舔吮泪水，继而啖食死人的眼睛和尸体。人的尸体遭到惹美的糟蹋后，主人家送殡就不能完尸出葬，死者的灵魂就不能走到祖先的后面去了。这样，纳西族一旦死了人，就集结寨子里的男女老少，跳“阿惹惹”，以示驱赶吓唬惹美精灵。

一百二十年前出生过一个人，当然在那个时代出生的人很多，我说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。

六十年前自杀过一个人，那时自杀的人估计也不少，我说的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彼得罗保利斯自己的家中，那一时刻，同时自杀的还有他的妻子。

六十年前他讲完了最后的故事，留下绝命书，先朋友们而去了。他走得不远，我们一叫，就叫出他的名字：斯蒂芬·茨威格。

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，他自杀时，我出生了。

现在该我讲故事了，他的故事，有点儿相像我的故事。我讲完故事是不是也自杀，那得看看这是不是我的最后故事。

二

嘎苏萨疯了。

这是我与他相识几个月以来，从未感觉从未想到的。那是在一九九〇年。

自打我从虎跳峡沿江下来，他就一直陪着我，左右不离，做向导、做翻译、做背夫，又一同去他家住了一个多月，他竟然一点儿疯的前兆和信息都不曾传达给我。

就疯了！

坐下来，细想想，也不尽然，他疯有他疯的理由。

嘎苏萨家在泸沽湖畔的永宁坝子上，永宁坝子东边的格姆山脚下，有一个说沟没有沟的地方，叫泥鳅沟，沟里住着几千口子摩梭人。摩梭属于纳西族的一支，具备母系氏族特点，不婚。

泥鳅沟分上村、中村、下村。泥鳅沟村的人们，自古至今，整日价地手脚不停地伺候着泥鳅沟西的一块平坝。坝子平平展展还清清静静，是个流水潺潺、阡陌纵横的田园。

他家在下村。

嘎苏萨喜好读书，三岁起就跟当喇嘛的舅舅读经文，然后读乡小、读县中，一直读到高中。读高中得去丽江坝子，就是在读高中时，在丽江大研老城的图书馆里，他把这种嗜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嘎苏萨那时立下了远大的抱负，做个民族史学家。

有人说史学，就是古学，古时候的“古”就是“苦”，更何况民族史学。

说到作史学的，容易让人联想到古板呆板，甚至有些怪癖的书呆子。其实不然，嘎苏萨就不是那样儿，嘎苏萨脸上总挂着微笑，像他左脸上那块铜钱大小永远抹不去的紫胎记。但同学们还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，食古不化，后来演变成“石谷不滑”。

叫“石谷不滑”的那个不是书呆子的嘎苏萨，打死也没有想到，有知识有文化，也是要人命的理由。

这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。

那年，嘎苏萨正要高中毕业，有这等文化的人，泥鳅沟村独他一个。可那年全城的中小学校都不上课了，虽然还没毕业，也只好回家。家也不错，做田里的活，自由自在，就回了泥鳅沟。

他家住的下村，那时叫三队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，县里来人，据说还有省里的，在坝子北面的公社革委会大院，开了一个誓师大会，各个生产队队长都去了，泥鳅沟的三队也不例外。

回到下村，三队长传达了县上的精神或说是上边的精神。精神说：

要把你们这个母系氏族社会的民族，从腐朽落后的泥沼中拯救出来，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新时代。现决定，在全公社范围内不超过十五天，必须派好凑成一百对男女，为他们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盛大的婚礼。从此消灭这一地区愚昧落后的走婚习俗，和全国人民一起，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，阔步迈向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。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

队长找到嘎苏萨说，你是咱们这里书读得最多最文化的，带个头吧！

嘎苏萨说，走婚，我们祖祖辈辈的男女，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让我像汉人一样去结婚？一天到晚团着女人孩子过日子，我做不来。

村里拿他没法儿，公社拿他没法儿，县里拿他也没法儿。

嘎苏萨当时，正在和上村十八岁的衣都婁走婚。走婚，就是男人在傍晚时，去自己喜欢的女人屋头睡觉，暮合晨离，第二天清晨走人。这是当地人的配偶风俗。

别看嘎苏萨拒绝了三队长，但嘎苏萨不是那种倔性格的人，他感觉倔里有点儿蠢笨的意思，而且他觉得倔人一般是不讨人喜欢的那种，不讨人喜欢不是什么好男人。不讨老师喜欢，人家怎么教你？不讨女人喜欢，人家怎么和你走婚？倔什么倔？倔不等于强，顶多等于霸道，强人才不倔，强人会打点自己，平平和中见刚强。衣都婁家有头驴，那才叫倔，干活尽偷懒，没人待见它爱使唤它。

嘎苏萨是个高中学生，满脑袋进步思想。但他不明白自己很自由、老百姓很习惯的生活，为什么被强制、被打乱、被破坏？而破坏了之后，百姓们又很无助。像干涸的塘鱼，知道是个死，可也要蹦跶两下。

在给衣都婁派对时，她怕了，她是那种一点儿都不糊涂的怕。听了她们队长的话，跟一队长做了对对儿。

虽然衣都婁没看出队长像个好男人，也没喜欢上，可队长看上了她。她想，他是队长啊！他是整个上村的当家人，他是领着我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啊！得帮助他工作啊！革命就是要有牺牲，

就接受了。

湖水蓝蓝的，云朵白白的。衣都嫫从湖里把猪槽船刚刚靠上岸，一队长就来了，帮她卸船。

她和队长把鱼抬出老远，妈还在船上坐着没下来，她知道妈不待见队长，可这些事儿都是女人自己的事儿，谁也干涉不了谁。

嘎苏萨正在中村修犁头，听说了衣都嫫的事儿，就跑到小学校，打开扩音喇叭，朗诵毛主席语录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，各级领导同志，务必充分注意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。语录念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又乱喊了一通，乱笑了一通，乱白话发泄了一通。他把自小到高中所学到的沾边不沾边的都用上了。最后说，宽脚路窄苦，灰尘入眼苦；好男斗仇苦，好女烂裙苦；带病干活苦，不爱婚配苦。这些是嘎苏萨小时候从舅舅那儿学来的。

学校的大喇叭是高音的，整个泥鳅沟都听得见。三队长怕公社知道了，送公安的铐子来，就死命地扯拉嘎苏萨，把他藏到自己的母亲家，在木楞房的经堂里，捂了他半个多月。

一百对夫妻的婚礼在公社门前的街子上如期举行，学着汉族人的样模，敲锣打鼓放鞭炮，还让大家喝了酒吃了甜糖块儿。新郎新娘们羞得什么似的，光会齜着牙傻乐。凑热闹的人们也是跟着羞笑，呆呆板板的脸丑丑的，后来大家就自顾自，闷头喝酒。

那次听说男人都喝醉了，女人啥事没得，多怪！

其实结婚才是件怪事，嘎苏萨说，原本是男女俩人犄角旮旯的事儿，好像非要发扬光大，不是要文明吗？要文明，有些乐事儿美事儿就得捂着盖着点儿，干吗俩人的事儿得仨人晓得，跟电影、小说学，多难堪。退半步说，不捂着也行，但也没必要非得

搞得像通报，像通知，像宣传最高指示，像学校的大喇叭一样哇哇地叫，让人人皆知，吵吵闹闹，兴高采烈。似乎是告诉大家，告诉世界，今儿晚上，这一对对男女要脱光衣服交配啦。难道只有这样说明人和动物的区别？

结婚，是法定程序后，社会承认的公开配偶。我这么强调之后，发现自己语失。因为要这么说的话，就不啻告诉他，参加婚礼的人们，是为新郎新娘可以公开交配，而高兴而庆祝。

这令人难堪，感到哪儿有点不对劲儿似的，我就没了嘴一样，说不出什么来了。

我俩之间，他只有在婚姻话题上与我争辩，当然也是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说服不了他。

嘎苏萨在泥鳅沟闹婚的事儿，没人打小报告，当然也就没人追究，像儿童和水牛在田里嬉戏，当时开心，过后就忘了。

躲了一段时间，嘎苏萨又回到自己家。

那天嘎苏萨去格姆山根儿下的湖边捕鱼，路过泥鳅沟上村，碰到了衣都嫫。衣都嫫跟他坐进猪槽船划进湖，上了湖心岛，从此俩人又开始了来往。

这时候，其他那九十九对男女，也全部出现了类似的问题。原本开初就是压力造成的一种形式和缔约，但形式和缔约解决不了问题，慢慢都散了伙，也是一种必然。要说问题也不算是问题，他们只不过恢复了过去自己的原始“走走”习俗，继续着走婚。

有些习惯就是这样，根深蒂固。规范的本意是好的，是要一个伦理的秩序。可人们一旦经过了比较，再一次返回到以往自由自在的生活里去，他们就知道要用生命坚守什么，保持什么了！

消息传到县上。

县委书记有些伤心，上级的关怀，领导的期望，多好的事情，就这么散了伙！伤心之余拍了桌子，说，打着不走，拉着倒退的愚民，抓个典型。

公安局长说：毙一个？

县委书记火头正盛，说：毙！

啥样的？

挑个有文化的！

嘎苏萨就被挑中被典型了，一副铐子把他逮住，后背戳顶着好几杆大枪。

在泥鳅沟走出坝子的路上，跪倒了两溜泥鳅沟三个村的父老乡亲。

一队队长脑门磕着地，双手抱着公安的鞋子说，贵手高抬，贵手高抬，大家是惯了，百姓们知道结婚好，但不知道走婚是犯法！饶我们嘎苏萨这一遭吧！他是个好青年，饶吧。

乡亲们一起说：饶吧！饶我们嘎苏萨这一遭吧，我们不知道啊！然后脑袋把土地磕出咚咚响。

公安说：不知者无罪，你们都是能依靠的群众，只是还不够觉悟。可他嘎苏萨知道，他是高中的文化。文化革命嘛，就是要革文化高的人的命。无产阶级专政，就是要专有知识人的政。

嘎苏萨那时候和村里的男人一样，喜欢戴着顶黄军帽，不同的是，他的帽子上有个红五星，是跟城里人学的，衣都嫌一针一线给绣上的。

坝子中间的路很宽，雨过之后踩出的脚印刚刚风干，疙疙瘩瘩的。他走着，尽量把握着发软要踉跄的抖腿，让自己踱到土路

的中央。站住后，他定了定神儿，望望天空一群边飞边折跟头的灰鸽子，就笑出了声，神智一抖擞，双脚并跳，铐子就翻到身后。昂首阔步，像个上刑场的革命者。

继续走着，他偷偷看了看路两旁，只有衣都熾如鹤立鸡群，婷婷站着不跪，手里还拿着红宝书。不挂心思的脸上，冷冷的。

后来嘎苏萨就走出了坝子，人们安安静静地跪着，祈望着跪出个转机，跪出个好结果。云来了一会儿还是雨，雨过了天空还会蓝呢。但嘎苏萨被带上了吉普车，车在美丽的泸沽湖岸边的路上，慢腾腾开了好久，然后消失在松林后面的山坳里。

嘎苏萨被拉到县城。

县委书记看着公安说，咋说抓就抓来？

公安说：雷厉风行，您说毙一个！

县委书记吃不准，就爆了嗓子眼儿，你这是让我骑老虎！不懂政策的龟儿锤子。

那就放？

放屁！脸面呢？

那咋办？

嗯……请上级领导决定！

高！

第二天，嘎苏萨被送到大研镇，关在镇北山下的一所破庙里。

三

这实际上是一座喇嘛庙，远离镇子，依着山东坡，独门独